

北京泥土文学丛书

孟广臣

王永運 經商記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孟广臣

北京泥土文学丛书

王来運 終商記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204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辑了孟广臣的小说22篇。翻开孟广臣的小说，有一股浓郁的泥土芳香会扑面而来。他的小说，既有真实地反映80年代农村生活，展示山村的变化和发展，又有较强时代色彩的《王来运经商记》、《墙东墙西》、《“真龙天子”》、《迟嫁的姑娘》等，还有生动地描绘人物的命运，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提出不同社会问题的《大清臣轶事》、《胸怀》、《乔大姑》等小说。

孟广臣的小说语言清新、质朴、流畅，最近发表的几篇新作，有较大的突破。

北京泥土文学丛书 王来运经商记 孟 广 臣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05000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30

ISBN 7-5302-0219-7/I·212

定价：4.45元

序 言

王 光

浩然发愤，要编一套《北京泥土文学丛书》，推出一批长期扎根农村而又富有才华的业余文学工作者，为他们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的优秀作品鸣锣开道，也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一番摇旗呐喊的工作。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是一项深得人心的创举，唤来了四面八方的呼应和支持。现在，经过精心筛选，第一辑五位作者的四本小说集和一本散文集即将付梓，随后还要编选出版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和纪实文学等多种题材的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我们都为此而高兴。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民生活、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经过历史

检验的灼见，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作家艺术家只有把自己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丰富自己的文艺营养，焕发自己的创作激情，写出能够得到千百万人喜爱和珍惜的成功之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京郊农村就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在工作和劳动之余，依靠自己的生活积累，用手中之笔，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创作出大量题材、形式、风格各不相同的文艺作品，涌现出许多文艺思想正、生活底子厚、创作才华出众的优秀作家，浩然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们的创作实践和经验，最深刻不过地证实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说的那句话：“人民是艺术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业余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坚持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始终把自己的创作基点放在农村、工厂、学校、连队和人民群众之中，以饱满的创作热情，写人民的理想、信念、追求和渴望，抒群众的欢乐、欣慰、困惑和烦恼。许多作品，旋律高昂，节奏优美，情真意切，扣人心弦，在读者和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有的甚至造成了轰动效应。对于那些成功之作，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为之鼓掌和欢呼。对于他们的成功经验，更应当深入地总结并不遗余力地加以宣扬。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前几年，由于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冲击和西方文艺“新潮”的干扰，在我们的文

学艺术领域，也确实出现过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奇谈怪论和教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现象。有的人故弄玄虚，写出来的东西谁也读不懂；有的人放荡不羁，把“玩”文学的琵琶弹得震天价响；有的人自命不凡，呼喊文艺必须有“贵族意识”；有的人睡眼惺忪，陶醉于绝对“自我表现”的沉沉梦幻之中。这些人写的书群众不愿读，演的戏群众不爱看，吟的诗令人肉麻和恶心。他们的“艺术劳动”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不能给人以心灵的启迪，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有的压根儿就是文化垃圾，污染空气，损害人的身心健康。产生这种可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脱离时代，当然也就脱离了真正意义的文学艺术本身。一个成年累月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无病呻吟，昏天黑地过日子的人，看不见祖国的锦绣河山，看不见人民的沸腾生活，看不见时代的惊涛骇浪，哪里写得出具有真正审美价值、能够得到读者和观众的认可、有利于教育群众和鼓舞人民前进的文艺作品呢？

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特别是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到火热的现实斗争中去，到生我养我的人民群众中去，象小平同志说的那样，“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闭门造车写不出好作品，脱离群众注定一事无成。宋代诗人晁冲

说：“不到西湖看山色，定应未可作诗人。”我们说，不下决心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去，定应未可成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家。这番道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所证实。这个，大概也就是浩然同志发愤编选这套《北京泥土文学丛书》的良苦用心吧。

要开启“水库”的闸门

——孟广臣简介

浩然

孟广臣1932年2月19日出生，家住北京郊区延庆县刘斌堡乡周四沟村。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和几年学堂，解放战争中间还念过一年“游击高小”。1950年秋当小学教师，当到1971年调到县文化馆。其间除到宣化读了两年师范之外，一直在深山区，尤其在最偏远的花盆乡茨顶村教书的日月最长久。

他是1958年大跃进“跃”出来的诗歌作者，出席过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70年代改写小说，当选过北京市文联第三、四届理事。他应该算农村最老的业余作者，也是北京郊区作者中奔波跋涉得最艰难、最顽强的一个。30多年来，不论做诗人的梦，还是做小说家的梦，梦梦不断，从来不曾彻底地“清醒”过来。把笔墨耕耘的果实积累一起看，

诗歌有几百首，小说有上百篇，演唱材料难计其数。但是他没有一篇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甚至连一篇评介他的文章也没见过。可是，北京城内外，凡是弄笔杆子、跟文学沾边的人，没有不知道延庆的老孟——孟广臣的。这不仅由于他的作品总是断续地、流星闪现般地在报刊上“亮相”之故，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学的痴心迷恋和为之奋斗不息的精神，不知不觉中感动了认识他的人，随之刻印在脑海里。

迷恋文学，源于他迷恋山区的生活和他那逝去的青春。18岁那年，他就钻进了深山沟，爬上了高山顶，跟山汉们和山汉的后代们日夜厮守在一起，一气厮守到中年的末尾。他的整个青春期都消耗在山石路上，石头房屋里和煤油灯下。他说：“山里人朴实，厚道，待人热情。他们常到学校里来，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时间长了，我熟悉了他们，对他们有了感情，因而就产生了写他们的愿望。”他说：“1960年吃代食品，脸都浮肿了，每晚还都就着小煤油灯坚持学习到十一、二点。20年山村教师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我却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直到现在，我还很留恋那时候的生活。”这一段实实在在的山里人的生活和生活中的山里人，对老孟的一生都是意义深远的。一方面山里人和山里人的后代，接受了老孟从外边世界带去的新思想、新观念的教育与影响，同时山里人和山里人的后代那厚朴、善良、韧性以及他们的生活也影响和教育了老孟。那生活是山里人创造的，

也是老孟参加创造的，甚至是老孟指点山里人和他们后代创造的。这样的生活，又怎么分得开彼此呢？在他们共同创造新生活，以及相互教育的过程中，山村变了，山里人变了，山里的后代长大成人，老孟的青春也随之逝去了。生活和青春两位一体地扎根在老孟的心中，长出一个顽强的迷恋的精神。而文学正好是这精神的土壤、温床和安乐窝。于是老孟就更深切地迷恋了文学。

老孟迷恋文学，在文学道路上执著地跋涉追赶，其目标，不仅仅是个人成绩簿上的数目字。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又在山村教农民的儿子，因此，我和农民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他把山区农民的喜与忧很自然地看成是自己的喜与忧，所以自觉地帮助农民增加喜悦而减少忧患这桩事，视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他自己写作品，为的是收到此种效果，当发动、带领别人跟随自己搞文学创作的时候，也坚定不移地奔这样的目标。老孟从1971年调到县文化馆，就一直在文学组编刊物，辅导群众业余文学创作，培养业余创作队伍。20年来，几乎每年都要办创作班，他自己讲课，还多次请作家、编辑讲座、辅导。所以延庆县的创作队伍在不断淘汰、更新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100人左右。发表作品的数量也是可观的：从1988年以来计算，每年都在三、四百篇。20年间有7名业余作者被调到市级报刊杂志当了编辑，6名业余作者成了北京作家协会的会员，8名业余作者成了北京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会员。这些成绩一桩一件都渗透着老孟的辛勤汗水。老孟

每谈及此，总是喜形于色，津津乐道。了解老孟的朋友都说：老孟把不少心血花到组织业余创作队伍方面了，在这一行里他是一个纯净无私的人。操持、张罗这样的事自然影响了他自己的创作。老孟对此从无怨言。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做得还很不够，所以延庆的文学创作还不那么繁荣。”

我跟老孟同庚。他长我一个月零六天。我们之间相知早而相识晚。我们性格很不相同，却很相亲；畅谈的不多，倒觉得很快心。老孟外表蔫蔫乎乎，但内在聪慧，性格坚强，有主意。像北方的山一样，没有翠绿的树木给他装点秀丽，却有岩石构成的肌体。没有这样素质的人，在文学创作这个苦行当里挣扎不了这么久远，而且是久远的劳劳碌碌，又久远的默默无闻。骨头软的人，能够经得起住、耐得住吗？然而，我总觉得延庆面前的那道万里长城和周围的崇山峻岭，不仅遮挡了老孟的艺术视线，也滞缓了他的思想之流。不然，老孟决不会是今天的老孟。

文学这个行当，老实人干不了，不老实的人又干不好；成功者都是把分寸、火候掌握得最为恰当的人。为人必须老老实实，为文又必须“活泛”，在老实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多学点灵气，有主见地掌握一点通达。老孟则是老实有余而“活泛”不足，所以他就少灵气又不那么通达。方向明确，意志坚定，不见异思迁，不朝三暮四，这是十分可贵的。如果在战略上能够咬住青山不放松，在战术上不是死守死理，就是犯迷糊，奔跑起来又怎么能够快马加鞭。

呢？

我敢说，老孟绝对是个生活经历和创作素材的富有人，他只是缺少点丰富的大胆的想象力。一个作家没有在审美指挥下的纵横驰骋的想象力，就没有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而想象力的振奋和丰富，既靠生活根基的扎实，也得靠艺术视野的开拓；既靠对文学优秀传统的信奉、继承，又靠不断汲取新鲜养料的能量与容量。老孟有一座令人艳羡的生活素材的大水库。如今虽然没有完全封闭着，也没有完全启开，他只是依靠从闸板的缝隙中泄出的一点材料制造着作品，实属小打小闹。老孟一旦想办法把闸门打开，那将是写到死也写不完的。打开这闸门须有一把投簪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对社会生活较为高超的而不是一般的艺术洞察力、想象力、联想力和概括力。这种力多大，闸门就能够打开多大，写作品和写出作品的气魄就有多大、水平就有多高。

事实上，老孟一直在努力地启动着他那水坝闸门。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他所有的小说内容都来自于社会生活，都有实实在在的依据，以此为基础，做着艺术地提炼和加工。他从来不干那种闭门造车、瞎编排的勾当。所以他的小说虽然有的不高不深，内涵不富，但都是真真切切的实在东西，让人读了可信，而不拒绝接受，更不反感。可喜的是，近几年的老孟已经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做着认真地、有分寸地探索和试验，而且取得了进展和成绩。这本小说集收入的几篇新作品，不

论在题材的开掘方面和人物的塑造方面，都有新的突破，都显示他的进步和仍能大步向前的青春活力。

由此我们看到：孟广臣思想和艺术观念的大门已经开放，那么我就有根据相信，他那积蓄着生活素材的水库闸门也会相跟着开放，以后的孟广臣在艺术成就上会有一个新的飞跃。

1990年12月18日密云县云水山庄

目 录

序言 ······	王光(1)
要开启“水库”的闸门	
——孟广臣简介 ······	浩然(5)
王来运经商记 ······	(1)
大清臣轶事 ······	(22)
胸怀 ······	(31)
狗子老汉的爱情 ······	(50)
一个丢失妻子的男人 ······	(58)
王大姑娘 ······	(89)
迟嫁的姑娘 ······	(96)
醉翁之意 ······	(120)
墙东墙西 ······	(126)
“真龙天子” ······	(143)

对门的姑娘	(151)
三姑娘	(171)
考 试	(183)
妮 儿	(192)
惜 别	(205)
叶老汉	(211)
乔大姑	(222)
何顺老汉	(255)
看闺女	(278)
三根檩条	(288)
爸爸是队长	(301)
火凤和斜眼队长	(312)
我和文学	(327)



王来运经商记

名叫王来运，就是运不来。喝水塞牙，放屁砸脚后跟，倒霉到家了。

其实，倒霉怨他瞎折腾。庄户人不守庄户本分，要做啥买卖，想发财哩，赵公元帅偏又不照顾他。

不过话说回来，如今庄户人家有多少守本分的？土里刨食，弄好了，解决个温饱，碰上年景歉收，还得过糠菜半年粮日子。就以小王庄来说吧，全村二百多户，挨着人头调查一下，谁不想寻找生财之道，使自家的日子富起来？谁要说不想发财，那是嘴不碰心，瞎说白道。有了钱，吃好的、穿好的，房子比着别墅盖，屋里装修摆设比他部长级的也不差。关键是钱，有钱捐献给集体福利事业，还落个好思想、好名誉呢。

二

王来运开初走出庄稼地，雄心勃勃，袖子一挽，胸脯一拍：“妈的，咱比谁缺胳膊少腿，人家是人，咱也是人，人家能发财，咱就死守庄户从泥土里抠那几粒粮食？也跳下去扑腾扑腾，大不了沉底！”

王来运真沉了底。几趟买卖输了自家积存盖房的三千元，又加三千元的外债。这可应了那句话：“要受穷，贩毛虫。”从坝上买牛羊到口里去卖。头一趟，赶上一场大雪，赶不走，住在半路，连饿带冻，死了不少。赶到口里。一个个瘦得只剩两张皮，自然没卖上好价钱，核算一下，赔本一千。王来运不死心，哪儿丢的，他还要在哪儿找回来。谁想第二次更惨，赶到半路，染上了瘟病，噼哩啪啦，一百多只羊，十之八九扔在了半路，一下子沉了底。

最要命的是债主子登门要帐。

债主是本村的马德。这小子，靠着他姐夫是县建筑企业的头头，组成一个建筑队，开始小包，后来大包，三五年时间就发了。有人估计，他的存款折上，少说也有个十万八万的。另外，还在县城东关开了一座饭店。钱越多越，当初王来运跟他借钱的时候就不大痛快，说了一大堆，最后还送个人情：说你既是看得起我，借到我头上来，我手头没有，出去转借一步，也不能让你跟我空张一嘴。第二天，马德把三千块钱交到王来运手里时，一